



二胡演奏家兼中國音樂學院教授嚴潔敏

板胡演奏家沈誠

科學館舉行糖果嘉年華

參觀者捏着鼻子吃糖會有新體驗

【本報訊】記者鍾麗明報道：人一生會用上多少糖？要做多少運動才可消耗一顆糖的能量？捏着鼻子吃的糖味道會不一樣？吃了朱古力可令人心情愉快？蜂蜜可令皮膚傷口愈好？糖除了吃，還可用來製造垃圾袋、發泡膠？……在科學館現正舉行的「糖果嘉年華」互動展覽中，既有得玩有得吃有得嗅，亦可認識有關糖果的有趣知識。

「糖山」反映吃糖量

是次「糖果嘉年華」由加拿大安徽省科學館聯同黃磚三維設計公司製作，在七彩繽紛的互動裝置中，觀眾可細看糖果的結構和它的多種用途。

一進入展覽，一座由一袋袋糖堆砌成的「糖山」即高聳屹立在觀眾眼前，這是美國人一生中大約吃糖的分量，十分驚人。吃了這麼多糖，應做多少運動消耗？在旁即有展板為你計算，平均要游泳或跑步一分四十五秒才能消耗一茶匙的糖。



這是估計一個七十七歲美國人一生所用的糖分堆成的「糖山」

；而三塊碎朱古力曲奇，則要用上二十分鐘才能消耗得到。

展覽內最吸引小朋友的可說是兩部有得吃的糖果機，邀請參觀者先捏着鼻子吃一粒粒帶有薄荷味的軟糖豆，可是當你捏着鼻子吃的時候，除了吃到些小的甜味外，便沒有什麼味道，但當你放開手如常進食時，便會嘗到一陣陣的薄荷味。原來我們所體驗的味道是嗅覺和味覺的混合所得的結果。舌頭上的味蕾能助我們嘗出四種基本感覺：甜、酸、苦、辣，但當我們吃下食物，我們的味覺、嗅覺、以及其他感覺如舌頭、嘴所感到的冷和熱等，混合成我們對各種味道和氣味的體驗。

吃酸糖有生物反應

展覽還邀請參觀者品嚐超級酸味糖果，然後讓大家照着鏡子及拍照看看自己的臉部變化，當人吃下那一陣短暫而快速的酸味，都不禁會皺着眉、抿着嘴，原來這是生物本能反應。科學館助理館長（科學）袁月寶說，因為通常酸或苦的食物較容易有毒，所以當人吃了這些食物，便會抿着嘴和皺眉，這樣一方面較難吞下食物，另一方面通知同伴這種食物不好吃。

除了吃，還有得嗅，參觀者可嘗試嗅嗅不同的氣味如蔗糖、吹波糖、香草、玉桂等氣味，寫下你對氣味的感覺，這些氣味或許會勾起你某些記憶。因為氣味能觸動人的情緒記憶。

此外，展覽還帶領觀眾了解可可豆變成朱古力的製造過程，分解朱古力內各種化學成分如咖啡因、大麻素、茶乙胺、咖啡鹼等，能帶來的情緒變化。因此，有人說吃了朱古力會令人心情輕鬆愉快，有助減壓。不過，袁月寶說，要留意是不同成分的朱古力會有不同的情緒反應。

垃圾袋含糖助分解

展覽並介紹糖食用之外的其他用途。如垃圾袋會加入糖分，使它容易招惹細菌，有助在堆填區中分解；在電影中被打碎的「糖玻璃」，以往是用糖來製造的；顏料、陶瓷、發泡膠等都會滲進糖分；而醫藥用的蜂蜜，更可殺死細菌，令傷口不易發炎，有助皮膚傷口愈合。

展覽亦陳列了不同年代及不同國家流行吃的糖果，如加拿大的楓葉糖、中國的薑糖、意大利的烏結糖、土耳其軟糖等，以及歷史較長的叮叮糖、龍鬚糖、上世紀六十年代流行的汽水糖、八十年代流行的橡皮糖等，琳琅滿目。

「糖果嘉年華」展覽，入場費為三十五元，即日起至十月二十八日在香港科學館舉行，開放時間為星期一至五下午一時至晚上九時，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上午十時至晚上九時，逢星期四休館（公眾假期除外）。



朱古力內有什麼成分？按下這個互動裝置就知道（本報攝）



展覽內邀請參觀者捏着鼻子吃軟糖豆，嘗出不同的味道（本報攝）

少年京劇團下周亮相

【本報訊】享譽內地與港台的中國少年京劇藝術團將於六月三十及七月一、二日在香港大會堂音樂廳演出，二十多齣精彩劇目由江蘇省戲劇學校和天津藝術職業學院十一歲至十七歲小演員表演，行當齊全，「小荷才露尖尖角」，雖然稚嫩，卻是同伴中的佼佼者。

該團成立以來，曾先後六次赴港，兩次赴台，以及多次在內地巡迴演出，受到社會各界人士的關注和好評。是次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周年暨香港回歸祖國十二周年而舉辦之京劇晚會，選演劇目計有《三岔口》、《釣金龜》、《雁蕩山》、《秋江》等二十多齣折子戲。票價由六十元至二百五十元不等，設有六十歲或以上高齡人士，殘疾人士及學生半價優惠，節目查詢：25657707，票務查詢及留座：27349009。門票現於城市電腦售票處公開發售。



《三岔口》劇照



演《釣金龜》韓玉慧（左）、馬立友合

名家與經典今獻演



中樂團中胡首席劉揚

【本報訊】一把胡琴，蘊藏深厚的器樂文化與傳統精髓，配合演奏家千錘百鍊的琴藝，既可奏出豐富的民族情懷，亦可活現樂曲的醇美動人；作為「第二屆香港胡琴節」的主題活動之一，香港中樂團今晚在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舉行「名家與經典」音樂會，邀來著名胡琴演奏家聚首同台，融會各家風采與魅力，演繹經典樂曲。

參與音樂會的演奏家均擁有優秀的胡琴造詣，包括著名板胡演奏家沈誠，多年來獲邀參與海內外多個大型音樂會與藝術節，創作多首板胡獨奏及民樂合奏曲，並是中國少年民族樂團的創辦人。而二胡演奏家兼中國音樂學院教授嚴潔敏，曾與不同國家的樂團合作，被歐洲傳媒評為「中國的奧伊斯特拉赫（Oistrakh）」，演出時充滿澎湃力量，設有個人藝術網站傳揚胡琴魅力。還有曾於「紀念二胡百年音樂會」擔任獨奏、現為香港中樂團中胡首席的劉揚，將聯同擔任音樂會指揮的香港中樂團藝術總監／首席指揮閻惠昌，攜手呈獻胡琴盛會。

選曲方面，音樂會將重現「十年經典」觀眾票選活動中，得到樂迷推崇的二胡協奏曲《陽光照耀塔什庫爾干》，一償樂迷對這首富有民族特色名曲的期盼；還有不少耳熟能詳的胡琴樂曲，包括《中原風》、《關公》、《火祭》以及《塞外情思》等。「名家與經典」音樂會今晚八時在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舉行，門票現於各城市電腦售票處發售。

視藝新貌

美術編輯：李志文

威尼斯雙年展舊油庫充展場

中國館巧用場地

「見微知著」



油庫兩旁是大油桶，很難展示作品，走到油庫盡處是何森的作品《太極系列》

第五十三屆威尼斯雙年展正舉行，中國國家館名為「見微知著」的展覽，展出內地七位當代藝術家的作品。展示的空間非常狹窄，作品的素質如何，還待參觀者評價，但在策展過程中發生了不少糾紛，令這個兩年一度的大型國際當代藝術展的中國館展覽，增加了雜質，減少了純粹。

巨大油桶油漬滿布

威尼斯雙年展的中國國家館，位於Arsenale（一個由舊軍火庫開闢的場地）展覽幾乎最深入的位置，緊挨意大利館，這裡原是一個舊油庫，進內的第一個感覺是：黑！兩旁是幾個又圓又黑的大油桶，黑漆漆的油桶，上面滿布油漬，不能展掛作品，行人如不小心也會弄污衣服。因此展品只能擺放在桶與桶之間的通道上，當參觀者看完一個「通道」，想再轉過另一邊，才發覺已經沒有「通道」可行了。油庫外的處女花園，有一片青草地，倒可以讓藝術家展示較大的作品，但記者所見，也只可容納兩件作品。

策展人盧昊在展覽現場接受記者的訪問，表示展覽的主題是「見微知著」，便是出於場館布展的限制而構想出

來。盧昊說：「今年一月十八日來到觀察展覽環境，感到很大的困難與挑戰，這裡還嗅到油味，架上作品及錄像的展示都會有難度。面對不能改變的事實，唯有順水借勢，縮小藝術品的尺寸，以「見微知著」為主題，請藝術家們用作品去探討。」

中國參展威尼斯，四屆以來場地都緊靠油庫，對一個藝術家眾多，創作多元化的國家來說，自然顯得侷促。盧昊得悉，來屆將考慮一個新的館址，有更大的空間，讓藝術家有更大發揮機會。



洞內的一支向外伸的金色箭筒，用很迷你的小金人雕塑製成（見小圖），真的很「見微知著」（本報攝）

參展者老中青結合

配合展覽主題，盧昊邀請了方力鈞、何晉渭、何森、劉鼎、邱志杰、曾梵志、曾浩這幾位創作人參展，盧昊認為我國的當代藝術發展了也只有三十年左右，這個組合代表了我國當代藝術老中青三代的結合，當中年紀較大的方力鈞四十六歲，其餘的大都三十多歲，可說與中國當代藝術一同成長。

甫進展場，上方張掛的一扇紅色絲絨布，與全場的黑色形成了一定的對比，正巧在展場的作者何晉渭向記者介紹了這幅名為《眼前這個世界真實嗎？》的創作心思。何晉渭說，在絲絨布上，展示了他所畫的各國名人局部，如切格瓦拉的眼、瑪莉蓮夢露的嘴，其他人物還有魯迅、愛因斯坦、張大千、陳永貴，還有何晉渭本人，這是以小見

大，見微知著地去思考社會、政治、歷史的局部。另外，他刻意用很廉價的材料，與現場的破油庫、中國現代化發展進程中的「山寨」文化作出呼應。

方力鈞的參展作品《2009-3-23》，非常配合「見微知著」的主題，他製作了四十個二十毫米至四十毫米不等的高度的迷你金人雕塑。微小的金人，和它展出的場所——油桶之間，構成強烈的視覺對比，也表達出一定的社會寓意。「抬頭眼」的小金人注視着四周大於自己數十倍的油桶，作者希望能引發參觀者感應到藝術家對當下人類面臨的能源、環境、戰爭等眾多問題的反省。可惜小金人置於洞內，不易察覺，達不到原有效果。

油庫通道的位置展示着劉鼎的幾項裝置，名為《劉鼎的商店——術為托邦的未來，我們的現實》。他用陳列櫃的形式，裡面展示着一些看起來可以出售的藝術品、設計產品、有趣的玩意或日常用品，讓參觀者思考藝術品和藝術價值的意義。看完劉鼎的裝置，去到油庫通道的盡頭，便見到何森用不同款式的畫框鋪列在牆上的一系列《太極世界》作品，畫框的大小色彩不一，拼合起來，形成了另一幅畫。在油庫接近出口的一個空間，曾梵志搬來一排中國式書架，書架上擺放着許多線裝書，曾梵志的意思將油庫變成書庫，也隱含在當下國際之間，已由資源性競爭轉變為知識性的競爭，因此那些線裝書選自社會、經濟、文化等領域。他又加入自繪插圖、批語、標註，令書中增添了一些幽默諷刺的意味。

作品水平接受考驗

走出黑沉沉的油庫，草地上展出了邱志杰的《多米諾骨牌：小的推倒大的》，由大至細的木質長方骨牌砌成巨大的樹木圖形，以骨牌反應那種資本主義金融危機。

這次參展作品的水平如何，還待各方面觀眾去評價，



何晉渭在作品《眼前這個世界真實嗎？》前，盧昊認為對的事情要堅持，不會輕易屈服（本報攝）



但不多藝術界人士對參展作品坦言並不欣賞。對於盧昊來說，相信不會對這些批評感到意外。他告訴記者，自從被委任中國館的策展人之後，官方的文化部，在選擇藝術家及作品上，給與了極大自由。

然而，盧昊語帶氣憤的表示，巨大的壓力是來自藝術界。他說：「四月二十八日，一個專家小組要對參展作品提出質詢，要求我去答辯，但我沒有去。離出發不到一個月，才來提出質詢？這次展出大部分作品都是全新的，但一直處於第一階段的創作，過程中花了太多時間在調整作品創作及其他的爭論上，調整後又被推翻，又要再修改，實在荒謬！」

事實上，一些藝術界人士對參展的藝術家及其水平感到懷疑，也有行內人士表示，在僧多粥少的情況下，自然有很多人想通過這個展覽走向世界。到底這次中國館的作品水平真的欠佳，還是藝術界人士的刻意抨擊？究竟是因過多的內部紛爭令作品失去真正自我，還是策展人真的挑選不當？看來，能否讓藝術界發揮眾志成城、團結力量，這是中國內地參加威尼斯雙年展必須認真檢討及思慮的要點。

威尼斯雙年展系列報道（二） 本報記者 洪捷



志杰的《多米諾骨牌：小的推倒大的》算是佔用較大的空間。曾梵志將油庫改裝成書庫，在展場布置了一個中國式書架，內有不少線裝書（本報攝）

